

火了之后比有「还忙」，创新拓宽「文创之路」

# 从白领转型「金绣娘」，她成为非遗传承人

念中学时，郑晓蓉在劳技课上接触到编织、钩针、缝纫、裁剪，自此对手工艺有了兴趣。不过彼时的她从未想过，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名“绣娘”。

直到2018年，39岁的她决定“转型”，辞去企业白领工作，投身非遗技艺传承。2019年，她被评为上海市级非遗罗泾十字挑花技艺项目区级代表性传承人。

从企业白领到非遗传承人，原本想着没有了“KPI”，可以更多照顾家人，但没想到反而更忙了。随着非遗的“出镜率”越来越高，今年郑晓蓉的档期排满：线下市集、线上直播、非遗进校园、文化交流……不过从“被淡忘”到“热热闹闹”，非遗技艺的传承目前仍“缺人”。



## 辞职成为非遗传承人，“更忙了”

2007年，罗泾十字挑花技艺首批入选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。当时，郑晓蓉还不知道什么是罗泾十字挑花。

直到2016年，刚生完二胎的她来到罗泾的婆婆家“坐月子”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她在教“十字挑花社团”的成员制作中国结时，第一次注意到了这个特别的纹样，“这是十字绣吗？”

社团负责人告诉她，这个技艺不同于十字绣，罗泾十字挑花技艺挑制的纹样正面十字交叉，背面一字点状整齐排列，干净整洁，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出抽象的纹样。

看到郑晓蓉很感兴趣，社团负责人又给她发了一块30x30厘米的白色土布和一些针线，并邀请她参加即将举办的罗泾十字挑花技艺大赛。

“我在中学的劳技课上接触过编织、钩针、缝纫、裁剪等，对这些事情感兴趣。后来平时自己也会玩玩十字绣，坐月子的时候给宝宝织些毛衣、毛裤，不过没有太钻研过。”

回去后，她趁着孩子睡觉的时间，开始研究“十字挑花”是如何形成的：跑去宝山图书馆查资料，在网络上搜索纹样，研究如何挑制……经过了三个月的摸索，她制作了一个挑花作品，获得了比赛的二等奖。

“比赛结束后，我也想知道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在哪里，后来陈育娥老师告诉我，十字挑花的走针是有逻辑的，线足够长的情况下，背面只有起针和结束两个结。而我是随便起针，随便结束，走不通了就打结，这就造成背面的结非常多。”

知道问题后，她开始找有经验的阿婆请教，正式“入门”学习。不过此时她还有正式工作，在一家企业做项目。2018年，得知罗泾十字挑花艺术工坊正在找专职人员进行运营管理，郑晓蓉选择了辞去白领工作，全身心投入到非遗文化工作中。

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，包括我妈妈、丈夫都没有明确说同意或是不同意，只有我婆婆明确说“不许来”，因为她是会十字挑花的，她觉得这个技艺的学习、传承道路太艰苦、太孤独了。但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技艺，同时也喜欢慢节奏的乡村生活，企业里面KPI的压力也很大，然后我婆婆家就在这边，在这里也可以多照顾些家人，所以就辞职了。没想到的是，过来后比之前还要忙，不过我不后悔。”

花了两年半的时间，她真正学会了这门技艺，可以独立在绣布上制作纹样。2019年6月，她被评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。也是在这一年，非遗热度不断攀升：非遗进校园、进社区、市集活动、文化交流……她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。

“我2018年去市集活动摆摊的时候，很多人还不太了解非遗，常常是像逛展销会一样，走马观花地看一眼。到了2019年下半年，就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是非遗技艺，想更多地了解这个技艺和文化。”郑晓蓉说道。

与此同时，非遗技艺也开始市场化转型，推出系列文创作品。这些从人们生产生活中孕育出的技艺，有的一度成为博物馆、橱窗里的展品，如今再次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重新走进市民生活的非遗技艺，火了起来。

## “难招人”，工坊里都是老年人

非遗火了后，此前备受关注的“招人难”是否有缓解吗？在上海市妇联举办的公益市集上，不少非遗传承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。

“我们工坊现在有六七十人，年龄最小的57岁左右，年龄最大的已经81岁了，都是老年人。前几天还有人找我婆婆帮忙做十字挑花的贴片，因为当地农户在嫁女儿时，都会准备3块“系身”，也就是围裙，围裙两侧会加上十字挑花的贴片，这个婚嫁习俗现在还有，不过四五十岁的人都不会做了。”郑晓蓉说。

她们还曾尝试过组织艺术沙龙，邀请专家教授过来上课，希望吸引年轻群体加入这项非遗技艺的传承。但到了第二年，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少，后来就停了。

“也有大学生一开始比较感兴趣，但了解到没有编制、收入也低，很多人就不愿意来了。而且一辈子就干这么一件事，如果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欢，也坚持不下去。”

“招不来”的同时，“留住人”也并非易事。学习罗泾十字挑花，仅入门就需要十足的“耐力”“体力”和“眼力”。

郑晓蓉举了个例子：“如果让你一天8到10个小时，坐在凳子上看手机，不能躺着、靠着，除了吃饭、上厕所，不允许站起来，你坚持得了吗？何况我们是拿着布的动作都不能变，长时间下来，很多人颈

椎、腰椎、手臂都吃不消，随着年龄增加，视力也逐渐不好了。”

而这些只是“入门”，要想真正掌握这门技艺，不仅要“学得会”，还要“做得好”。比如什么样的纹样放在什么地方，如何设计作品，展示什么样的故事，这些都需要“悟性”。

“所以我们也蛮缺人的，一般的作品没问题，但是一些需要精湛技艺的、高端的文创作品，能做的人少之又少，所以我们这边这样的作品目前都是我一个人在做。”

也因此，一些精湛的、需要时间打磨的技艺就停留在了岁月中，很多人更愿意制作小件的、简单的作品。

## 站上讲台，播撒非遗技艺的“种子”

如何让非遗技艺更好地“活下去”？不仅有“热度”，更有人愿意“买单”？从实际来看，在传承中创新，融入生活和产业发展是关键。

郑晓蓉也在不断尝试创新，比如在纹样上，从传统的、精简的、抽象的，朝着更具现代感的、更具象化的、更能为现代人接受的方向发展。

“就像我们今年新推的‘龙凤呈祥’对枕，采用的是传统的龙凤图腾，但在技艺的表现手法上，不再是简单的线条，而是更容易一眼认出的，也是现代人更容易接受的纹样，既适合作为结婚礼物，也可以是家居装饰中的艺术品。还有书签、优盘、扩展器等更丰富的文创，都是大家生活中可以用到的。”

同时，以往绣娘在挑制纹样时，不画图纸，不提前设置纹样颜色。这样就容易出现不符合要求，花了一个星期辛辛苦苦做出来后，又得回去重新做的情況。而现在，在现代软件的赋能下，产品一般会先设计好纹样，一天就可以设计出多种配色，再进行制作，和原来相比大大缩短了工期。

在此基础上，作品载体也不再局限于布，还可以将技艺应用到金属、塑料等材质上。“以书签为例，原来用布做的话软趴趴的不好看，容易脏、不方便清洗，而且布艺缝合的时候会有痕迹，体验上会比较“粗糙”。改成金属后，更耐用、更实用，看上去也更精致。”

载体改变后，罗泾十字挑花的“文创之路”越走越宽。如今，它还出现在了家具软装上，比如墙纸、灯罩、椅背、窗花等。

加快产品创新的同时，非遗“进校园”“进社区”也逐渐常态化、体系化。郑晓蓉给孩子们上的“第一课”，就是“在罗泾学习工作的孩子和大人，可以不会十字挑花技艺，但要知道十字挑花是什么”。

2019年，郑晓蓉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唐承鲲教授师生团队合作，将非遗美育带进高校，建立产学研实践基地，研发并制作了一批符合新时代年轻人审美需求的文创产品。

曾经的课堂上，一粒兴趣的“种子”在她的心里生根发芽，而后开花结果。如今的她也站在了讲台上，播撒非遗技艺和传统文化的“种子”。

她希望，这项“技艺”能成为新一代的“记忆”，无论他们未来在哪里工作生活，都能留得住这份乡愁、乡情。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有颗“种子”或许也会焕发生机。

